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

从长征路到飞天路

■王欣阁 何书雨 本报记者 奉云鹤



2026年4月17日，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进行第三次出舱活动。

张帆摄

强军文化观察

暮春，酒泉。
在第11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4月17日，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精度温室气体综合探测卫星发射升空。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38次飞行。

同样是酒泉的春天。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回荡在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当火箭直冲云霄的时候，人们看到乳白色箭体上写着“CZ-1”——长征一号。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老一辈航天人回忆，运载火箭以“长征”命名，正是感念红军在长征途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寓意中国航天事业一定会像红军一样，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到达胜利彼岸。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

长征精神气贯长虹，长征火箭翱翔苍穹。从长征路到飞天路，不同的长征，同样的精神传承。

次年3月，孙继先奉命率部挺进戈壁滩。在荒无人烟、条件极其恶劣的浩瀚戈壁滩上，建设我国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国防工程，难度超乎想象。孙继先提出一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他说：“这个口号是我提出来的，但不是我发明的。当年刘伯承元帅受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提出‘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的口号，以示要建好军事学院的决心。我是效仿刘帅，提出这个口号，也表示我们建好基地的决心。”

长征路上有“十七勇士”，飞天路上有“七勇士”。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7名勇士奉命执行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的操作任务。地下控制室距离发射场坪仅有100多米。他们心里很清楚，一旦出现意外，将意味着什么。

聂荣臻与“七勇士”含泪告别，看着他们步入地下控制室。

“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火箭旁！”猎猎风中，“七勇士”的誓言传出很远很远……

一声“点火”，长剑出鞘，试验圆满成功！小小的控制室里一下沸腾了，大家激动得拥抱在一起，纵情高呼。

20多年后，聂荣臻缓缓翻开回忆录手稿，写到那段关于“两弹一星”研制的往事时，突然停下了笔。他摘下眼镜，用颤抖的手轻抚眼角，哽咽道：“我想起那些孩子们……”

1992年5月14日，聂荣臻元帅与世长辞。依照他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

安放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在他身后，一座座墓碑排列成无言军阵，如同整装待发的红军将士。

航天人说，中国航天的秘诀，就在这如山的碑阵里。

陵园内，同样面向发射场而立的，还有一长排英名墙。今年清明前夕，陵园工作人员将第三批427名已故东风人的姓名镌刻在“英名墙”上，加上前两批3506人，共3933人。

二

长征，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与奇迹；航天，同样是勇闯未知的攀登与远征。

去年11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相会。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7次“太空会师”。

从陕甘宁会师到“太空会师”，跨越的不仅是千山万水。

1958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那时，国内百废待兴，国外封锁遏制，生产一辆汽车都不容易，造卫星更是难上加难。

一张破桌子、几把破凳子、七八个人、五六平方米的破仓库，就是一个“国家级”实验室；没有试车台，一群科学家就临时充当起“泥瓦匠”，把一座废碉堡改造成试车台；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

一穷二白，壮志凌云。老一辈航天人心中有共识：自古华山一条路——关

键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走。

“中国卫星测控事业取得的成就，哪一点不是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历时30多年，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和他的同事们勇于创新，把我国的卫星定轨精度，由最初的公里级一步步提高到百米级、米级，终于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1992年9月，党中央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提出跨越式发展的设计思路，一步到位瞄准三舱飞船。太空遨游风险莫测，是否要在飞船上进行动物实验？王永志决定跨越这个阶段，研制模拟人类代谢规律的“拟人代谢装置”，为中国“神舟”如期首飞赢得了时间窗口。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长征人以血肉破“围剿”，航天人以风骨破“封锁”。

难关漫漫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20年6月，长征火箭托举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奔向太空，完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组网。北斗人奋斗攻关26年，终于骄傲地指向天际，大声说：“每颗螺丝钉都是我们自己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北斗星辰！”

“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指路、“天宫”遨游、“祝融”探火、“羲和”逐日……一个个里程碑，见证中国航天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华丽蜕变。

万里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中国航天的“中国速度”也是一步一步跑

出来的。
2024年1月，长征火箭从海南文昌龙楼镇的大海边腾空而起。人们注意到了发射平台上新换的标语：“艰难方显勇毅 磨砺始得玉成”。

那一天，夜幕沉，海浪涌。龙楼镇聚集成千上万的游客和航天爱好者。很多人脸上画着国旗，高喊“中国腾飞”。

火箭从视线离去，全场开始自发合唱《歌唱祖国》——“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

三

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90多年前，一支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红军队伍仰望星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同一片星空下，如今，另一群年轻人也在进行着一场“远征”。他们的战场不在雪山草地，而在宇宙苍穹。

文昌航天发射场，24岁的周承钰，成为发射场首位女性分系统指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26岁的高健，在神舟十二号任务中首次担任北京总调度；32岁的武飞作为我国航天员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正在执行神舟二十一号任务……

有这样一组数据：“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不超过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年轻的“90后”“00后”已经走上了关键岗位……

青春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道：“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血，总是热的。青春的热血之所以澎湃不息，是因青年人的追梦之心始终强劲跳动。

西昌，红军长征的热土，也是“嫦娥”奔月的起点。

2018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第123次长征火箭发射中，36岁的张润红首次完成指挥发射任务，成为中国航天发射地首位女性“01”指挥员。次年，33岁的尹相原又成为该发射中心最年轻的“01”指挥员。

正如航天员王亚平所说：梦想就像宇宙中的星辰，看似遥不可及，但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触摸得到。

“对宇宙来说，人太渺小了。但每一个渺小的个体集中起来，就能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我有幸成为大群体中的一个，感到很满足。”90多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亲历了我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我充满信心，我相信真正的‘90后’们一定比我们做得更好！”笑称自己也是“90后”的戚发轫说。

从长征路上的篝火，到发射塔架下的灯光，照亮的是同样年轻的脸庞。

2016年4月24日，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10年如一日，中国航天人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正在向更深更远的太空迈进。

万里长征，自有后来人。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在摇晃的舱室里此起彼伏，盖过了外面的风浪嘶吼。

真正让我理解“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这句歌词，是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期间。那天，我们为10余艘中外商船护航，指挥室接到一艘商船打来的电话：“因主机严重故障需长时间抢修，请求你们护航！”编队立即派遣舰艇实施安全警戒，并抽调特战队员通过小艇换乘实施随船护卫。事后，商船船长感动地说：“看到五星红旗，我们就知道安全了！”

望着商船甲板上列队感谢的人群，我忽然明白：那“宝藏”并不单是满船出口的海鲜产品，更是和平，是尊严，是中国海官兵用生命守护的每一条航路、每一艘商船和每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

退休那天，我路过部队营区的一所小学。校园里，传来稚嫩的童声合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孩子们，你们可知道，这优美的三拍子背后，藏着多少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这抒情的旋律深处，凝着多少个将遗书锁进柜中的夜晚；这首歌里的“蓝色的海洋”，在无数海军官兵心中，早已从地理概念化作要用生命去兑现的毕生誓言……

那首陪我度过30多个春秋的歌曲，仍在心中回响。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一个老水兵最深的挚爱——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此身许海，终生无悔。

星辰大海

■许诺

我们是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航船以风帆为笔在黎明的额头写下蔚蓝色的诺言

浪花翻涌，青春正在修改潮汐的韵脚——每一朵都朝向远方每一朵都藏着一枚待发的火箭

甲板上，黎明正被反复淬炼年轻的骨骼里，一种深沉的蓝色从锚链深处升起——那是十八岁那年种下的浪花在祖国的黄昏里逐渐长成雪白的桅杆发射塔下，心跳正校准为倒计时的频率一枚滚烫的星图，从脉搏的深处铺展成赴约的苍穹

他们说，大海是另一种星空——每一道航迹都是流星的邀约他们说，星空是另一片大海——每一颗卫星都是不沉的舰船而我说，浪尖上的月光是星星坠入手中的倒影银河的旋臂总揽着潮汐一同呼吸

当闪电在炮管里蓄满能量当火焰在发动机腹部轰鸣我们同时抬头——海燕掠过舰艏神舟正穿越电离层那一刻，大海浪花举起星座星空把寂静的深蓝色的洋流

不是所有的浪都奔向陆地有些浪注定留在深海成为潮汐的骨骼不是所有的翅膀都眷恋树梢有些翅膀注定飞向苍穹成为新的星座那些沉入海底的锚会在夜里浮起，化作星辰那些飘在轨道上的舱会在黎明反光，像初醒的渔火

今夜，我们同时起航水兵把一枚枚银钉钉进潮汐线航天员把一面鲜红的旗帜展开在星河深处身后，是长长的航迹前方，还有无数个黎明在等待让星海记住所有来不及告别的人让星河记住每一次无声的对谈站在暴风眼里成为最安静的桅杆航向宇宙边界成为最早发现光的那双眼

今夜，我们同时起航每一朵浪花里都有一枚月亮在涨落间反复练习圆满每一颗星辰上都有一片帆影在故乡的夜空摇曳

海阔，鱼跃出梦想的弧线天高，鸟衔来破晓的光芒大海与星空在我们体内交汇像两滴蓝色的誓言终于，融为一体

起航吧——带着所有未完成的梦把梦，变成不灭的灯盏起航吧——把我们的名字写进未来我们要同时潜入最深的海沟飞向最远的星系因为身后，是山河的注视前方，是星辰的检阅

岁月留声

我来自川东北的大山沟，18岁前从未见过大海，直到那个改变我命运的早晨到来。

1992年冬，县城武装部门前人头攒动。我挤在报名参军的队伍里，心中满是跳出山窝窝的渴望，却又对未知的远方感到迷茫。就在那时，旁边的广播里突然传出一阵嘹亮的歌声：“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三拍子的旋律如波浪涌来，瞬间洗去了我心头的纷乱。

我停下脚步，仰头听着，越听越感到舒缓浪漫。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去“蓝色的海洋”，守卫祖国的海疆！

很快，我因综合素质良好，被选入海军潜艇学院。登上北上的列车，我哼着刚学会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心中满是对大海的憧憬和向往。

第一次见到大海，是在新兵8个月专业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到核潜艇的时候。一进军港，蔚蓝的大海便扑面而来，让我激动得想立马张开双臂游个痛快。然而，这份对大海的炽热情怀，在第一次出海时便遭遇了“当头棒喝”。核潜艇刚驶离军港，我就开始晕船呕吐，浑身酸软无力。

我的潜艇兵生涯，是在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上开始的。长航前的动员会上，现场播放的正是那首《我



4月23日是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纪念日，作为一位老水兵——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李德

爱这蓝色的海洋》。会议结束后，我们照例在保密柜里留下“遗书”。我在信纸上写下：“爸妈，如果儿子没能回来，请为我骄傲！”那一刻，我真明白了歌词中“严阵以待紧握钢枪”的分量：我们握着的，何止是这“百人一杆枪”的钢铁巨鲸啊？分明是把生命交付给深海大洋的决绝！

长航的艰苦远超想象。新鲜蔬菜很快耗尽，狭小的舱室见不到阳光，就连吸口新鲜空气也成了是一种奢望。最磨人的是那极度的孤寂，没有昼夜之分，只有标注24小时刻度的船钟提示着时间的变化；没有外界消息，唯一能听到“舷外之音”的，就是声呐室里传出的各种“海洋秘语”。

那天，我们正航行在大洋深处。傍晚时分，突然警铃大作：“损管警报！五

舱进水！”海水从管道裂缝喷涌而入，压力表指针疯狂跳动。我们鱼贯冲进故障舱展开封舱部署，之后立即披上石棉，用身体堵住管道裂缝……15分钟的抢险，像15个小时那样漫长。

险情排除，我们浑身湿透瘫坐在战位旁。老班长抹了把脸上的水珠，轻声说：“现在懂了吧？”惊涛骇浪不是诗，是随时可能吞噬我们的真实。

是的，作为潜艇兵，我们对海洋的爱，是生死考验中的不离不弃，是明知危险时的勇毅前行，是在深深的海底，把“海军战士红心向党”的誓言化作无声行动的漫漫航迹。

后来，我从核潜艇部队调到舰队任职，跟随水面舰艇出海的机会多了。从水下到水面，视角的转换让我对《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有了全新的感悟。

那次远海训练，我们遭遇了罕见的强台风。我被分配到舰桥值班。为防止剧烈颠簸，我就用安全绳把自己绑在战位上，一边吐一边紧盯雷达屏，坚持了10多个小时。

风浪稍稍减弱，炊事班勉强开饭。看大家没食欲，舰政委宣布开展“吃饭比赛”：谁能多吃一个馒头或一碗面条，就给个人及所在班、部门的量化评比加分。但即便是“重奖”之下，获奖人数仍寥寥无几。

然而，不管吃得怎样，那雷打不动的舰上广播，依然在开饭前准时响起。那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不管是作为片头、片尾曲，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都始终如一地从头播到尾。此时，不知谁轻轻哼起了那句“战舰奔驰劈涛斩浪”，所有人都跟着哼唱起来。歌声